

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

中 册

华南师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

1979. 11.

(四) 擒军、少数民族起义

擒军盟主张乐行布告

奉天伐暴公议盟主张，为割切晓谕，以安黎庶事：

照得士农工商各守职业，痠癘残疾亦惜生命。自遭刘令勾结陆守^①，以刀锯而代扑责，用贿赂而判生死，酷以济贪，视民如仇，竭万姓之脂膏，充两家之溪壑。本盟主痛痒相关，目击神伤，再四思维，情难袖手。是以大起义师，救我残黎，除奸诛暴，以减公忿。此本盟主一片苦心，亦众亲友所共悉者也。但我兵所过，尔等自相惊恐，携资逃避，无赖之徒，乘间截夺，家无守户，又被焚烧，及至回归，两地皆空。是有救之名，而成害之实也。岂知本盟主每次出兵，必传集各旗主^②，谆谆诫告，禁止抢掠，严缉奸淫。贫民衣粮，不准扒运。到处出示，有犯必诛。又虑疏防致遭扰害，现派数百巡查，时刻严稽。凡我兄弟已经各遵约束，料无违犯。为此合行出示晓谕，仰四城乡民，各安尔业，勿以用兵而辍诗书，勿谓拔乱而废农业。至商贾往来，水陆经过，各

① 刘令，可能是指蒙城知县刘瀛阶；陆守，可能是指颍州府知府陆希混。

② 擒军以红黄蓝白黑五种旗色编制，统帅每旗的将领叫旗主。

设查司，以通货物。倘有不法僇类及无赖兵丁，强买硬卖，许尔等立稟巡司，送交盟主，尽法惩治，决不宽贷。本盟主志在安良，尔等幸毋疑貳也。切切此谕。(四)

《中国近代史史料拾零》。载《进步日报》，1951年2月3日。

擒軍行军条例

盟主张酌议行军例，开列于左：

- 一、兵到之处，污淫妇女立斩。
- 一、强奸幼童立斩。
- 一、掳掠妇女幼童，隐藏不献者立斩。
- 一、不遵号令约束者斩。
- 一、小卒无理持械敢拒首领者斩。
- 一、临阵时故意漏下，支吾打粮，私自下乡找寻财物，淫人妇女者斩。
- 一、无号令私自打粮者斩。
- 一、对敌时私自逃走者斩。
- 一、起身听三声号炮齐集，未放炮而先行(者)斩，既放炮而后行者斩。
- 一、营中私自放火者斩。
- 一、行路时故意下路者斩。
- 一、行路各守分队炮车，先行后行者杖四十。
- 一、扎下营盘，外更、门更，排班轮流，有误更者杖四十。

营中无故伤人命者一命一抵。借宿朋友家，本宅非吃食物件妄取一物，杖四十。私造谣言者斩。虚报军情，酌议定罪。打胜仗得枪炮子药，分派公用；私为己有者，酌律定罪。

——《中国近代史史料拾零》。载《进步日报》，1951年2月3日。

赖文光自述

盖闻英雄易称，忠良难得，亘古一理，岂今不然？忆余生长粤西，得伴我主天王圣驾，于清道光庚戌年（三十年，1850年）秋，倡义金田，定鼎金陵，今已十有八载矣。但其中军国成败，事机得失，形势转移，予之学浅才疏，万难尽述。惟有略书数语，以表余之衷肠耳。

忆予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（咸丰二年，1852年），始沐国恩，职司文务，任居朝班。于丙辰六年（咸丰六年，1856年），值国家多故之际，正君臣尝胆之时，是以弃文而就武，奉命出师江右，招军以期后用。荷蒙主恩广大，赏罚由余所出，遇事先行后奏，其任不为不重矣。丁巳七年（咸丰七年1857年）秋，诏命回朝，以顾畿辅。戊午八年（咸丰八年，1858年）春，我主圣明，用臣不疑，且知余志向，故命往攻江北，协同成天安陈玉成，佐理战守事宜，永固京师门

户，受命之下，兢业自矢，诚恐有负委命之重，安敢妄怨有司之不从，且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，诚哉是言也。于辛酉十一年（咸丰十一年，1861年）秋，安省失守，斯时余有谏议云：“当兹安省既失，务宜北连张、苗^①以顾京左，须出奇兵，取进荆襄之地，不出半年，兵多将广之时，可图恢复皖省^②，俾京门巩固，此为上策”。奈英王等畏曾国藩如神明，视楚军^③为罟虎，是以英王不从予议。遂率师渡庐^④，请命自守。复行奏加封余为遵王，遵命与扶王、启王^⑤等远征，广招兵马，早复皖省等情。此乃英王自取祸亡，累国之根也。又有忠王李秀成者，不违知儿^⑥，违君命而妄攻上海，不惟攻之不克，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，败国亡家，生死皆由此举。

至辛酉（太平天国十一年，咸丰十一年，1861年）岁底，予偕扶王、启王勉强遵照，由庐渡淮，那时予知有渡淮之日，终无转淮之时。是以过五（武）关，越秦岭，抵中原，出潼关，于壬戌十二年（同治元年，1862年）冬，由郟阳而进抵汉中，一路滔滔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于甲子十四年（同治三年，1864年）春，由汉中而还师东征，图解京都重困。未果，以致京都失守，人心离散。其时江北所剩无所依

8281, 辛大丰制) 辛大司丙干, 我陣部, 委文同即, 恩國

特而文家以景, 初大即崇四書五, 利之姑冬寒國自, (辛

山陽, 合工視出命幸, 危

8281, 委司行武事部, 出視余

八丰, 陳國命部, 將(辛1857年)十

命姑, 春(辛1858年), 辛

門視⑥國“不絕知几”, 疑為“絕不知几”之誤。同村, 此乃文書

归者数万，皆是蒙、之众，其头目任化邦、牛宏升、张宗禹、李蕴泰等，誓同生死，万苦不辞，请予领带，以致报效等情。此乃僧帅①好戢无仁之所致也，诚可谓“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”，如此思之，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。予视此情状，君辱国亡家败之后，不得已勉强从事，竭尽人臣之忧，而听天命。……予维材微谏浅，久知独立难持，孤军难久，是以于丙寅十六年（同治五年，1866年）秋，特命梁王张宗禹、幼沃王张禹爵、怀王邱远才前过甘、陕，往连回众，以为犄角之势。当菲大势于此，无奈天数有定，夫复何言！古之君子，大国败家亡，君辱臣死，大义昭然。今予军心自乱，实天败于予，予何惜哉！惟一死以报邦家，以全臣节。惟祈鉴核，早为裁夺是荷。

① 僧帅，指僧格林沁，1863年他在皖北捻军家乡大肆屠杀。

② 同前。《清季野人八十翁回忆录》，第3编。1914年1月上海广益书局出版。

③ 同前。《清季野人八十翁回忆录》，第3编。1914年1月上海广益书局出版。

捻軍始末^①

捻^②匪〔江淮間聚眾打降，諺呼曰捻；又盜捻紙然脂，毀室劫財，即名謂捻。〕始事于咸豐元年（1851年），蕩平于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擾皖豫燕齊楚各行省，以雒河集為老巢。雒河集距亳蒙各百里，政教所阻，鞭長莫及。捻首張樂行，雒河東岸張老家人，距雒河集十二里。……兄弟三：長問行早逝，次敏行〔即張闖〕，三即樂行；宗禹為樂行族姪。席沃產數百畝，暴戾恣睢，即後漢書所謂豪家屯聚宗賊者也。當其初也，一良牧令防禦綏輯而有余。清末叶，大吏多貪懦無能，有司權輕，率規避苟且而不顧其後。咸豐元、二年（1851—1852年）間，饑饉荐臻，龔得^③等橫行劫掠，樂行族子楊曾率黨十八人赴永城掠羊百余只，吏捕之獄。時樂行販私鹽黃河北，歸率龔得等万余人圍永城，劫楊等十八人出獄。眾依樂行自固，樂行聲勢始大。統領徐曉峰先駐西大吏橋〔舊屬亳州〕聞之駭遁。三年（1853），樂行嘯聚雒河集山西會館，祭旗起事。……五月，粵匪李開方林鳳翔吉文光^④由揚州破鳳陽，自懷遠渡淮，蒙古副都統勝保尾追不敢深逼。蒙城知縣宋維屏、亳州知州孫椿先後戰死。粵匪到處

① 本文原無標題，這裡的題目是編者擬加的。

② 捻，即捻。下同。

③ 龔得，即龔得樹。

④ 光，誤，當作元。

黠官而不害民，市不易肆，凡藏有印信公文者杀无赦，革新潮汛，渐染渐深，匪胆愈壮。……

五年(1855年)三月，宿州知州郭士亨建议收抚张乐行，劝耆老往说乐行反正，许给口粮。乐行不用命，郭以忧死。……

此三年中，乐行倏降倏叛，进退绰如，纵横跌宕，所向无前。而所谓统兵大帅者，方且翘首江天，惊心动魄，以皖北为不足虑；从征之士，逍遥河上，虚与委蛇，贼氛日炽，人人丧其乐生之心，转思拥渠魁为奇货，兢仗策以从，借箸为乐行筹大计。

六年(1856年)正月，蒙城岁贡郑景华李士舒谋于撝众，尊乐行为盟主。乐行乘肩輿至雒河集，祭告天地，宣布信条，旗分五色，以正镶递推递广，又有八卦、水花等名目，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。三月，乐行犯怀远。四月，袁甲四闻乐行猖獗，调翼长舒通额、副都统克蒙额、南阳总兵邱联恩、怀庆总兵崇安，以降人孙之友为乡导，由归德直抵卢家庙，败黑旗首领苏天福于五马沟，又败之于田家沟。天福求救于乐行。乐行纠合五旗迎敌，甫交绥，黑旗先遁，大败乐行于马家桥。乐行再战再北，官军由涡河南岸穷追之于铁牛岭，乐行窜三河尖。是役也，擒巢尽履，创痛鉅深，甲三驻军太清宫。六月，官军追剿乐行于三河尖。乐行窜归老巢，焚杀乡绅之助官军者，阜阳举人朱凤鸣以劝谕撝众投诚，被屠戮尤惨。河北镇崇安者，以帝胄执兵柄，痛粤寇过境有声誉，谓擒匪横恣，蒙亳人士实纵容之，于是杀亳绅张继唐，屠杨园子，所过之地，凡绅耆之迎师者皆诬以通匪，草薶而禽猕之，所杀几数千百人。自亳之草帽店穷追乐行韩奇峰等，东至临涣。孙之友拟引匪聚歼于宿州山套，擒众据浍河桥，相持终

日。崇安以杀戮余威，骄不设备。匪用龚得计，寡死士劫营，纵火喊杀，官军大溃，西窜凡二百里，不能成军，土人亦以崇安之所施者报之。……是年，张乐行归附太平天国，李嵩发受印信，膺封爵。洪秀全以张乐行为沃王，任柱为鲁王，余崇安有差。

七年（1857年）正月，张乐行赴粤匪之约。时李秀成已破六安，与乐行合军围霍邱。知县王启秀潜通乐行，廪生邹霖等誓死守。城破，士民死者十数万人。乐行入六安州据之，人分兵围颍上固始，命宗禹赴五河打拏，〔燃匪掠粮远地谓之“打拏”，就地借贷谓之“磨湾”。〕宗禹曰：“主不用命奈何？”乐行曰：“杀之！”至五河，饱掠而归。李兆受①以二十营兵船追之，宗禹前队驶不可止。张文所属黄旗蓝边船十八人，宗禹皆杀之，投幼孩水中，反棹，大败兆受。文见乐行泣诉见杀状。乐行诘宗禹。宗禹曰：“叔命之矣，敢辱明令，以取履败！”乐行叹曰：“汝真闯王哉！”宗禹“闯王”之称以此。凤台诸生苗沛霖，跼弛好大言。初从乐行，为之昼策，军中以苗先生呼之。寻归办团练，连圩数十，声震两淮。胜保督师皖北，以花翎五品官抚沛霖。沛霖以声妓蛊之，胜保恨相见晚。沛霖怙侈残忍，以剿捻为名，叠破涡之高炉集，焚赵旗屯杨家楼席家楼，数至雒河集，与集绅王荣甲以宾礼见。及再至，精华皆萃荣甲宅，沛霖掩入，席卷去，自是与乐行各树一帜，倏分倏合，以趋于亡。……六月，官军复霍邱，围乐行凤关。关四面距水，乐行粮尽，且大疫，日舆尸抛淮流。胜保以炮船蹙之，乐行大困。李兆受新交欢

① 李兆受，即李昭寿。

李秀成，以二十四军翼乐行，走六安。捻党以累战不利，且囊橐充裕，谋解散归农，乐行患之。其妾杜^①进曰：“主人初无意作白头贼，诸堂主强推以为盟主，骑虎而又欲下之，可乎？今日之事勿庸多言！”众感动，议遂寝。……十一月，乐行忌刘永敬〔即饿狼〕及其姪刘天台〔即小白龙〕，诱杀之于六安，其党羽遂稍稍散去。十二月，刘天福回抵铁牛岭，遇苗沛霖，败之，遂入徐家圩据守。

八年（1858年）二月，杨瑞英据西阳集。五月，江^②台陵孙葵心从乐行大队由正阳关东下，陷怀远，破定远。台陵葵心归老巢。是月，张宗禹袭清江浦破之。清江为河督驻节之所，其武备乃废弛至此！捻党饱掠，各载宝而归，雒河商人转鬻以致富者。乐行之据定远也，官军及苗沛霖围之，粤匪忠王及王中率兵趋救，围解。

九年（1859年）正月，袁甲三罢，以徐州总兵傅振邦办三省军务，都统伊兴额副之。七月，捻扑亳州城，知州博铭却之。十月，胜保丁忧回旗，起复袁甲三代领其军。

十年（1860年）三月，乐行遣其党江台陵王怀义等扰豫南州县几徧，所至燔劫，千里为圩。闰三月，傅振邦围阎圩捻巢，四月克之，擒捻首邓虎等。十月，苗沛霖反。沛霖以功历保川北道，建奉旨团练督辦旗，^③区寿春风宿蒙怀等处为东练，阜颍霍及光固新息为西练，偃蹇不法，胜保阴纵之以孤乐行之势。及甲三督师，欲剿之而力不能。时乐行将张龙

① 杜^① 即杜金蟬。

② 江，誤，当作羌。下同。

③ “建奉旨团練督办旗”，当作“奉旨建团練督办旗”。

守凤阳，沛霖率侄开金以官军围之，败乐行援师，复凤阳及临淮定远各城，朝廷仅晋沛霖布政使司銜。沛霖以甲三抑己，决计反，使朱万隆取凤阳关，尚贯金袭霍邱，苗开金犯怀远颍上，与张龚^①连和，遣朱鑫陆长华通款江宁，洪秀全以沛霖为扫北王。

十一年（1861年）五月，苗沛霖围寿州。八月，英翰蒞宿州，讨兵实，罗人才，恤孤独，缮城郭，剿抚兼施，人心响应。十月，寿州陷。十一月，张乐行与苗沛霖纠五色旗及粤匪马永和等围颍州府城。时安徽巡抚贾桢驻颍州，飭署凤颍道叶春培带乡勇守东关，副将姚长龄梁世绅带楚勇守南关，副将范文英率抚标亲军守西关，记名总兵马陞带川勇守西北关，署寿春总兵李章带抚标亲军、副将陈义带广勇守东北关。乐行军饷皆由苗圩供给。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，围攻不下，地道药线屡然不轰。三月，胜保再视师淮北，沛霖又受抚，乐行顿失后援。闻浙江提督鲍超救兵至，乐行军溃。沛霖复败之于颍上，乐行走雒河集。陈玉成之被赚于苗沛霖也，以檻车送颍州胜保大营。颍人有对之述城守功者，玉成张目曰：

“以龙渊淤邪，地道宜无成功。城东南林木苇荡，丛杂绵亘，倘乘风一把火相饷，城中尚有噍类乎？贵府亦幸遇马呆子耳！”闻者悚然，呆子谓马永和也。

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七月，袁甲三病剧回籍，命亲王僧格林沁统辖山东河南军务，督抚提镇均归节制。七月，胜保移节陕西。闰八月，僧王自夏邑移军商邱之黄仲集。丙午，攻芦庙捻巢，擒李金元斩之。九月，克芦庙庄，进破老庄，

① 张，即张乐行；龚，即龚得树。

分军克邢大庄，毁丁家花园，其王庄王路五马沟岳楼八里庄季枣园香铺吴庙口各寨相率投诚，亳北肃清。复进攻亳州东南涡河两岸及宿州圩寨，破蒋集，焚援贼于苏阁圩。十二月，攻韩楼捻寨^①，毁其圩，进攻夏桥张桥集诸捻。

二年（1863）年正月，张乐行窜宿州，同知英翰截击之，乐行遁雒河集，退守尹家沟。是月，英翰用贡生牛斐然收抚杨瑞英李勤邦刘天福等二十余人。二月，舒通阿等破尹家沟雒河集两贼巢，进击之于张村铺，乐行悉五色旗众二十万迎敌。僧王使陈国瑞，都统富民^②阿以骁骑二万横冲之，乐行大败，携子走宿州，夜扣李勤邦扉，勤邦曰：“香哥耶？”饮以酒，极欢；乃潜使人驰告英翰。黎明，英翰率牛斐然杨瑞英等千余人，掩执乐行及其子献僧王大营，并执苏天福江台陵，皆凌迟处死。……

张乐行既死，捻仍分为东西两股：西股为小阎王张宗禹，东股为鲁王任怀邦〔即任柱〕，专以分合飘忽制胜。倏而分数十股，使官军彼此不能分顾；倏而合数万众，使官军仓猝不及支持；倏而遁窜数百里外，使官军跟踪无踪；倏而盘旋百十里中，使官军怀疑莫测。官军追剿，期年累月不得一遇。向所谓汉之宗贼者，忽变而为明之流寇。孙传庭谓剿流寇当驱之于必困之途，取之于垂死之日，如但一彼一此争胜负于矢石之间，即胜亦无关于荡平。曾李二公即师此意，以定中原。

时僧军驻义门集，乐行余党皆窜伏远近，悚息观变。三

① 寨，誤，据涡阳风土記当作寨。

② 民，誤，当作明。

月，僧王檄苗沛霖散练归农，以二千人从军。沛霖以奉命入陕求缓期。及胜保被逮，僧王移军山东，沛霖度僧王之终不已容也，反意愈炽，遂分军复围寿州。五月，捻首张闯（即敏行）回雒河集，张宗禹过定远亦归老巢，杀杨瑞英，西阳集高炉集皆复从捻，劫官军粮台。旋闻僧王再督师南下，群捻复分股窜掠。是月，蒋凝学兵溃临淮，寿州陷，曾国藩亟檄各军防皖豫鄂各要害。九月十四日（10月26日），僧王督师自大名南下驻亳州。十八日（30），进军高炉集。二十日（11月1日），破杨寨，杨心田奔西阳集，与葛春元并力拒守。二十二日（3日），攻西阳集，驻军葛家楼。十一月十二日（12月22日），张宗禹由太和窜豫境。二十一日（31日），僧王率大军西行救蒙城。沛霖忽练总李南华叛己，围蒙，以南华为说。皖抚唐训方檄沛霖退兵，沛霖不奉命，与官军相持已十有二月。沛霖掘长濠三匝以拒援兵，城中粮运阻绝。二十五日（1864年1月4日），连毁贼垒十一座，进扎蔡家圩。二十六日（5日），督诸军分路鏖击，贼大溃，围解，沛霖死。苗初与张比，乐行之败，沛霖与有力焉；乐行死，沛霖之覆灭随之。沛霖号知兵，殆天夺其魄欤？僧王遣翼长苏克金等收复涡河南北一百八十余圩，惟西阳集葛春元、石弓山项盘等顽悍尤甚，官军以炮弹焚裂，市廛为圩，糜烂惨状，为乐行时所未有。是月，帮办僧王军务将军富明阿皖抚唐训方先后奏言：“捻匪倡乱，前抚臣仿坚壁清野，使民筑圩自卫，既而加砖增堞，坚如城郭，各立圩主，抗钱粮，擅生杀，甚至寻仇劫掠，如苗沛霖等酿成巨祸。宜平毁圩寨，革圩长之名目，不得敛费抽丁，设局讞事，使权归有司。至皖北地方辽阔，并应添设文武职官以资弹压。”奉旨俞允。此为涡

阳设县及龙山立营之始。

三年（1864年）正月，巡抚乔松年驻军临淮，臬司英翰扼雒河，副都统克蒙额分防颍宿之间，仍备张宗禹。夏五月，张宗禹赖文光马永和围麻城。陈国瑞力战败之，麻城围解。马永和东走皖，闻金陵克复，赴英翰军降。九月，张宗禹扰宿松望江之间，东掠潜太，僧王赴英山追剿。十月，僧王至英山，赖文光张宗禹陈大喜复合股趋豫境，易骑而步，多所裹胁。至邓州城南，任柱谓张宗禹曰：“黄旗败衄之余，请以蓝旗前驱，黄旗接队可乎？”宗禹曰：“不能冲锋，焉能接敌，今日吾死期也！”激励将士，一战而挫僧军，遂围邓州，又胜之于确山，僧军翼长恒龄战死于水推磨，滕翼长死于火烧砦。

四年（1865年）二月，捻窜山东曹单等县，僧军接战于姜米砦，不利，犹穷追不已。王寝食俱废，恒解鞍小憩，引火酒两巨觥，辄上马逐贼。四月，曾国藩闻僧王轻骑追捻，一日夜行三百余里，步兵弗能及，曰：“兵法忌之，必蹶上将。”拟密陈奏，未及而僧邸之凶闻至。初，捻于三月悉股窜曹州济宁各属，复渡运河，北奔兰山，南趋郯城赣榆，将及里下河，僧王求战不获，朝旨责王逗遛。捻奔河套，三面阻水，僧王以骑兵五千追及之。将战，左右请待步军至，不许；请休息一二日，又不许。诘朝，未及成列，捻数万奄至，遂败，晚驻曹西十八里之李庄。宗禹挥军掘长堑围之，放火鼓噪，捻皆袒左臂。僧军夺路出，宗禹以大炮轰官军为三，师大溃，僧王死麦陇中。〔王败坐麦陇中，捻童张皮缚手刃之。〕捻中谚云：“打几箇圈，即追军莫及。”僧王之败，捻即以打圈之法误之也。五月初四日（5月28日），朝命曾国藩接

办山东河南军务，旋命潘鼎新率淮军十营并余在榜开花炮队千人航海至天津，驻景德二州以卫畿辅。张宗禹知京师有备，与赖文光复至白龙庙石弓山等处。十六日（6月9日），犯义门集，十七日（10日）犯龙山营，十八日（11日）抵台子寺北。藩司英翰率道员任兰生史念祖等十七营拒之。两军相交，枪声砰訇动地，烟尘上蔽天日。旋闻人马嘈杂，戈矛击撞之声，未几，电光惊绕，乍开乍合，刀影闪烁，忽明忽灭，如是者三小时，陡觉烟尘大开，如潮涌堤溃，既而收队令闻，鼙声渐远，见万马脱衔辔趋饮于涡滨者皆长发兵也。英翰收散伍，退保涡阳城。宗禹纵兵围数重，英翰乘夜以数十骑溃出，请援师于曾国藩。曾国藩于闰五月行次清江浦，初三日（6月25日）至临涣，初八日（30日）抵亳州，败捻于涡河北岸，十三日（7月5日）败之于涡北孟窝，十五日（7月7日）又败之于寺儿集，十九日（11日）破龚圩李庄，解义门集之围。六月初三日（7月25日），刘铭传叠破捻于崔家楼孙家砦石弓山龙山，群捻辟易，涡阳围解。张宗禹装旗于王家洼。五孩^①与任怀邦不协，遂分道入豫。曾国藩奏言：“此贼已成流寇，官军势成尾追。拟设四镇四游之师于捻匪必经之地，以有定之兵，防无定之贼，变尾追为迎击，制贼不流。”奏入，从之。

五年（1866年）张牛任赖分扰湖北，由麻城入皖，三月仍窜豫。四月，扑泗州，纵横于皖北各州县。六月，曾国藩复建分地设防之议，乃察看黄运两河防务，次张秋，会直督刘长佑，东抚阎敬铭议分汛设守，兼采刘铭传扼守沙河之议，与

^① 五孩，即张五孩。

豫抚李鹤年，鄂抚乔松年议各分汛地，层层紧逼，逐捻于西南多田多山之外，以湘淮数枝游击之师鸱剿。疏入，允之。嗣以夷门师溃，河防无成，台臣劾督师玩寇，曾国藩引咨请病假数月。十一月，改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，曾国藩回江督本任。

是年十月，张宗禹自汝走宜阳永宁，入陕西商州，犯华阴。十二月，败陕抚刘蓉之师于灞桥，三十余营皆溃，遂围西安。曾国藩檄鲍超往援。鲍不应命，乃檄湘军刘松山星驰抵关中，一战解同朝围。六年（1867年）二月，大破捻众于西安。初，宗禹以陕甘有回汉之哄，拟合回以抗官军。回酋马艳魁谓汉回不两立，宗禹终汉族，乃伪与合，使宗禹军迎战，而自后夹击之。宗禹怒，结汉练攻回，破数十寨。且令曰：“掠回勿掠汉。”陕民以宗禹庇己且力足抗回也，乃弃官军而附宗禹，宗禹势益炽。

宗禹入陕历一年又一月，叠扰咸阳同州醴泉三原泾阳延安各州县，（同治六年，1867年）十一月破绥德州，得任怀邦告急书，将出潼关赴东捻。有老翁教宗禹曰：“不可！官军聚山左，河北必虚，吾引兵出彰怀，踰大名，直犯畿辅，官军必回军宿卫，则东围不战自解矣。”宗禹从之。二十二日（12月17日），宗禹由延安窜延长，探龙王场冰桥方结，东岸守兵甚严。宗禹退扎四十里，命五孩带短刀队五百乘夜渡冰桥，拔其鹿角，焚对岸敌垒。宗禹建大将旗鼓而进，遂破吉州，道平阳，出横岭关，走泽潞，犯怀卫彰。时东捻甫平，李鸿章驻徐州，方驰驿奏捷。闻警，单骑冒雨至潘鼎新营，请其入卫。刘铭传与鸿章有违言，曾国藩手书劝勉，始允北征。七年（1868年）正月，宗禹北扰定州，钦差李鸿

章、豫抚李鹤年皆遭严旨谴谪。庚申（正月十一日，2月4日），扑保定，知省垣有备，南趋博野，掠深州，入东昌。四月，宗禹涉运入南皮，犯天津，京师戒严，诏诸道兵入援。湘楚鲁豫皖直吉黑之军先后至。李鸿章奏飭坚壁清野，重申分地设防之议，沿运筑垒，自张秋属天津层层逼勒，节节兜剿。……

宗禹之渡运也，期与任赖^①合。至天津，知东股夷灭，失望解围走武定。见馀粮栖亩，则大喜，谓千里连营，事权不一，秋高马健，一呼可涉也。至是黄汛陡涨，灌运河三尺，官军炮船驶集；又阴雨弥月，河海漳运汇为泽国，马尺寸不能骋；居民远徙入保，刍粮乏绝，宗禹大窘。（六月）二十二日（8月10日），复败于陵县。伪淮王邱远才率八百骑降陈国瑞，宗禹弟五孩，敏行子，美秀而武，至是患痘死。二十九日（8月17日），冒雨走沧州，由高唐奔运河。刘铭传以生力军扼之，诸军纵横决荡，张宗道战死。宗禹以十馀骑遁在平，穿秫凫水，不知所终。西捻平。〔宗禹之败皆以为投水死。据闻宗禹败后，以百余骑冲围出，至一村，有场房数间，止焉。从者仅十八骑，见梁上有刈麦镰，取之喜曰：“此杀人利器也。”夜深走出，从者觅至河干，见宗禹衣履及乘马而已。〕……

——《涡阳县志》，卷15，兵事，叶6—19。

宗禹之败，皆以为投水死。据闻宗禹败后，以百余骑冲围出，至一村，有场房数间，止焉。从者仅十八骑，见梁上有刈麦镰，取之喜曰：“此杀人利器也。”夜深走出，从者觅至河干，见宗禹衣履及乘马而已。……

① 任，即任柱；赖即赖文光。五（年1861）年十。五北余